



歡因思去歲同在禮闈慨然有感兼簡子華

景仁

南宮官舍苦蕭條常憶君平居接雋寮古嫻醉吟燈豔
豔畫廊迷曉雨蕭蕭殘春共約無虛擲一歲那知忽
復銷顧我心情又非昨祗思相伴老漁樵

奉答聖俞歲日書事

積雪照清晨東風冷着人
時新貰酒閑邀客披裘共
疆顛我莫辭頻

年光向隨一作老速物意逐

一作探春猶能自略一作勉

夜聞春風有感奉寄同院子華紫微長文景

仁

閨後春深雪始銷東風
動水破江湖白浪高未
起漁舸少年自與芳菲
競草

病告中懷子華石父

鑠勢方豪陽生草木黃泉
國恩嗟病骨可怜身事一
笑衰翁擁弊袍

狂來有意與春爭老去心
泊生涯半為病侵陵花明
似澗自是少年豪橫過而

情漸不能世味惟存詩淡
曉日繁如錦酒撥浮醅綠
今癡鈍若寒蠅

奉酬長文舍人水

城見示之句

春分臘雪未全銷凜冽

寒氣尚驕攝事初欣迎社

燕尋芳因得過溪橋清淨
漸調興味愛君年尚少莫

酒蟻醅初撥暖入鶯簧舌
嫌齋禁齋館暫無慘

唐崇徽公主手痕

和韓內翰

故鄉飛鳥尚嗚啾何況悲
返翠崖遺迹為誰留玉顏

茄出塞愁青塚埋魂知不
自古為身累肉食何人與
花瀾草自春秋

答和閣老劉舍人

雨中見寄

花間鳥語愁泥滑屋上鳩
一如此可憐吾意已嗟此
分金卷荷此物猶能慰衰

鳴雁兩多坐見殘芳一作春
蕭條兩鬢霜後草一作澹
老病一作稍晴相約屢相過

寄劉老劉舍人

夢寐江西未得歸，誰憐蕭屋鬢毛衰。
室風雨閉門桃李時，得酒誰能陪笑語。
追隨明朝雨止花應在，又踏春泥向鳳池。

詳定幕次呈同舍

嘉祐四年御試進士時詳定幕次在崇政殿後

來時官柳綠初勻，坐見紅芳幾番新。
子還家何處覓殘春，芳幾番新蜂蜜滿房花結

禁中見鞞紅牡丹

洛中花之奇者也

盛遊西洛方年少，晚落南譙號醉翁。
看上一作君王殿後見鞞紅，白首歸來玉堂

草

和江鄰幾學士桃花

用其韻時在崇政殿後詳定幕次

始歸後誰道仙花開落邊，綠芳學憶來時見。
上紅多枝上稀芳條，始歸後誰道仙花開落邊

送襄陵令李君

綠髮襄陵新長官，面頰雖老渥如丹。
少折腰聊為五斗屈，把酒猶能一笑歡。
歲熟紫檀皮軟禦春寒，民淳政簡居多樂。
欲掛冠

景靈宮致齋

攝事衰年力不彊，誰憐岑寂卧齋坊。
青苔點點

無人迹綠葉陰陰覆砌涼玉宇清風來處遠仙家
日靜中長却視九衢車馬客自然頭鬢易蒼蒼

夏享太廟攝事齋宮聞鶯寄友甫

四月田家麥穗稠桑枝生堪鳥啁啾鳳城綠樹知多

少何處飛來黃栗留

田家謂麥熟時鳴者
黃栗留出詩義

送王平甫下第

安同

歸袂搖搖心浩然晚船鳴鼓轉風灘朝廷失士有司
恥貧賤不移君子難執手聊須為醉酒一作別還家何
以慰親惟自慚知子不一作能為白首胡為侍從官

對雪十韻

對雪無佳句端居正杜門人開見初一作落風定不
勝繁可喜輕明質都無剪刻痕鋪平尖池沼飄急響
窻軒惜不搖嘉樹衝宜走畫轅寒欺白酒嫩一作老
愛紫貂溫遠靄銷如洗愁雲晚更屯兒吟雛鳳語翁
坐凍鴟蹲病思驚殘歲朋懽賴酒一作樽稍晴春意
動誰與探名園

和武平學士歲晚禁直書懷五言二十韻

多病淹殘歲初寒臥直廬朝廷務清靜鈴索少文書

嚮學今為盛優賢古莫如靚深嚴禁署一作閑宴樂

羣居賜馬聯金絡清塵侍玉輿討論三代盛獻納一作

機餘號令存寬大文章復古初笑談揮翰墨俄頃丹
瓊瑤夜漏銷官燭春暉上玉除詩詩唐李杜言語漢
嚴徐自顧追時彦多慙不鄙予無鹽煩刻畫寒谷借
吹噓朋友飛雖鷺君臣在藻魚貪榮同衛鶴取笑類
黔驢皎皎心雖在蕭蕭髮已疎未知論報効安得遂
樵漁雲破西山出江橫盡閣虛餘生歎勞止搔首念
歸歟引綬誇民吏推牛會里閭一麾終得請此計豈
躊躇

答西京王尚書寄牡丹

新花來遠喜開封呼酒看花興未窮年少曾為洛陽

客眼明重見遷家紅却思初赴青山幕自笑今為白
髮翁西望無由陪勝賞但吟佳句想芳叢

應制賞花釣魚

絳闕晨霞一作照霧開輕塵不動翠華來魚遊碧沼
涵靈德花馥清香薦壽杯夢聽鈞天韻香默日長化
國景徘徊自慚擊壤音多野帝所賡歌亦許陪

清明賜新火

魚鑰侵晨放九門天街一騎走紅塵桐華應候催佳
節榆火推恩忝侍臣多病正愁腸粥冷清香但愛蠟
燭新自憐慣識金蓮燭翰苑曾經七見春

明堂慶成

辰火天文次宰門路寢閣奉親昭孝德惟帝饗精誠
禮以三年講時因萬物成允筵嚴太室六變導和氣
象魏中天起風雷大號行轍呼響山岳流澤浹根莖
寶墨飛雲動金文耀日晶從臣才力薄無以頌休明

羣玉殿賜宴

一本作謝上賜飛白書

至治臻無事豐年樂有成圖書開秘府宴飲一作集
羣英論道皇墳奧貽謀一作寶訓明九重多暇一作八
體極研精筆力千鈞勁豪端萬象生飛一作金落落
賜玉鏘鳴盛際一作儒學愚臣濫寵榮惟能同舞獸聞

樂識和藪

永昭陵院詞三首 仁宗

與子雖天意知人昔帝難一言謀早定九鼎勢先安
大舜仁由性成湯治以寬孤臣恩未報清血但沈瀾
干戈不用臻無事朝野多歡樂有年便坐看揮飛白
筆侍臣新和栢梁篇衣冠忽見藏原廟一作鼓蕭一作愁
聞向洛川寂寞秋風羣玉殿還同恍惚夢鈞天
行殿沉沉畫翼重淒涼撓鐸出深宮攀號不悟龍胡
遠侍炎猶穿豹尾中日薄山川長起霧天寒松栢自
生風斯民四十年涵煦耕鑿安知荷帝功

續作永昭陵挽詞五首

王者居尊本無外由來天下以為家六龍白日乘雲
去何用金錢買道車

昔霧霏霏著綠旗猶排吉仗雜凶儀常時鳳輦行遊
處今日龍輜動哭隨

都人擾擾塞康莊西送靈車過苑牆金鼎藥成龍已
去人間惟有鼠拖腸

素幕悠悠逗曉風行隨衣挽出深宮妃嬪莫向蒼梧
望雲霞招陵洛水東

叨陪法從最多年慣聽梨園奏管絃從此無因瞻黼
坐惟應魂夢到鈞天

赴集禋宮祈當追憶從先皇駕幸泫然有感
琳闕岩岩倚瑞煙憶陪遊豫入新年雲深曉日開宮

殿水閣春風颺管絃十騎清塵回輦路萬家明月放
燈天一朝人事淒涼改惟有靈光獨巋然

夜宿中書東閣

翰林平日接羣公文酒相歡慰病翁白首歸田徒豈
鮮有約黃扉論道愧無功攀髯路斷三山遠憂國心

危百箭攻今夜靜聽丹禁漏尚疑身在玉堂中

送王學士赴兩浙轉運京本作使送王勝之兩

漢家財利析秋毫，暫屈清才豈足勞。
邑屋連雲盈萬井，舳舻銜尾列千艘。
春寒欲盡黃梅雨，海浪高翻白鷺濤。
平昔壯心今在否，江山猶得助詩豪。

早朝

閭闔初開瑞霧中，丹雘霞曉日上蒼龍。
鳴鞭響徹廊千步，佩玉聲趨戟百重。
宮後朝寒猶凜冽，柳梢春意已丰茸。
少年自結芳菲侶，老病惟添睡思濃。

下直

宮柳街槐綠未齊，春陰不解宿雲低。
輕寒漠漠侵馳謁，小雨班班作燕泥。
祖國無功嗟已老，歸田有約作

詩一何稽終當自駕柴車去，獨結茅廬賴水西。

齋宮尚有殘雪，思作學士時榻事于此嘗有
聞鷺詩寄原父因而有感四首

雪壓枯松脉未抽，春寒慘慄作春愁。
却思綠葉清陰下，來此曾聞黃栗留。

老來何與青春事，開眼方知白日長。
自恨乞身今未得，齒牙浮動鬢蒼浪。

兩京平日接英髦，不獨詩豪酒亦豪。
休把青銅照雙鬢，君謨今已白刁豨。

詩篇自覺隨年老，酒力猶能助氣豪。
與味不衰惟此

爾其餘萬事一牛毛

攝事齋宮偶書 一作齋宮感事

齋宮岑寂偶偷閑，猶覺閑中興未閒。
美滿清香銷晝景，冷風殘雪作春寒。
丹心未死惟憂國，白髮盈簪玉
掛冠。誰為寄聲清潁客，此生終不負漁竿。

早朝感事

疎星牢落曉光微，殘月蒼龍射角西。
玉勒爭門隨仗入，牙旂當殿報班齊。
羽儀雖接鸞兼鳳，野性終存鹿與麋。
笑殺沙陰常處士，高州寄十年騎馬聽朝音潮雞

雲林

集禧謝雨

十里長街五鼓催，泥深雨急馬行遲。
卧聽竹屋蕭蕭響，却憶滁州睡足時。

下直呈同行三公

午漏敲初轉，歸鞍路偶同。
天清黃道日，街闊綠槐風。
萬國舟車會，中天象魏雄。
戢戈清四海，論道屬三公。
自愧陪羣彦，從來但樸忠。
時平容竊祿，歲晚歎衰翁。
買地淮山北，垂竿潁水東。
稻粱雖可戀，吾志在冥鴻。

東閣雨中

直閣時偷暇，幽懷坐獨哦。
綠苔人迹少，黃葉雨聲多。

雲結愁陰重風傳禁漏過瑤圖新嗣聖玉塞火包戈
相府文書簡豐年氣候和還將鳳池句聊雜野人歌
四月十七日景靈宮奉迎仁宗皇帝御容有
感
行殿我我出綠槐琳房芝闕簾卷
崔嵬管絃飄落
人間去憶節疑從天上來基業百年傳聖子默黎四
紀樂春臺孤臣不得同鐵虎未死心先冷若灰
居士集卷第十三

熙寧五年秋七月男發等編定

熙寧二年三月郡人孫謙益校正

兼簡子華景仁相伴一作相逐

奉酬長文出城鶯篁一作莫嫌一作無悒

寄劉舍人笑語一作語笑

和江鄰幾桃花歸後一作去

景靈宮致齋石本序云景靈宮致齋事奉景靈宮

和武平禁直書懷躊躇

早朝感事麝石本作麝

居士集卷第十四

歐陽文忠公集十四

律詩六十五首

馬上默誦聖俞詩有感 一作偶題

興來筆力千鈞勁 一作酒醒醉後 人間萬事空蘇梅

二子今亡矣 索寞滁山一醉翁 一作病翁

定力院七葉木

伊洛多佳木 娑羅舊得名 常於佛家見 宜在月宮生
鈿砌陰鋪靜 虛堂子落聲 夜風疑雨過 朝露炫霞明
車馬王都盛 樓臺梵宇閑 惟應靜者樂 時聽野禽鳴

秋陰

秋陰積不散夜氣凜初清雨冷侵燈暈風愁送葉聲
國恩慙未報歲晚念餘生却憶滁州睡村醪自解醒

秋懷

節物豈不好秋懷何黯然西風酒旗市細雨菊花天
感事悲雙鬢包羞貪榮一作食萬錢鹿車終自駕歸去賴

東田

初寒

多病淹殘歲初寒悄獨吟雲容乍濃淡秋色半晴陰
籬菊催佳節山泉響夜琴自能知此樂何必戀腰金

寄渭州王仲儀龍圖

一作送三素之渭州

慣

羨君三作臨邊守慣聽胡笳不慘然弓勁秋風鳴白
角悵寒春雪壓青氍威行四境烽煙斷響入千山號
令傳翠幕紅燈照羅綺心情何似十年前

崇政殿試賢良晚歸

槐柳依依禁籞長初寒人意自婁涼鳳城斜日留殘
照玉闕浮雲結夜霜老負漁竿貪國寵病須樽酒送
年光歸來解帶西風冷衣袖猶香玉案香

聞潁州通判國博與知郡學士唱和頗多因

以奉寄知郡陸經通判楊褒

一自蘇梅閉九泉始聞東潁播新篇金樽留客史作

使君醉玉塵高談別乘賢十里秋風紅齒齒一溪春
水碧漪漣政成事簡何為樂終日吟哦雜管絃

南郊慶成

祀教民昭孝天惟德是親太宮嚴大饗吉土兆精禋
禮樂三王盛梯航萬國賓思霑羣動洽慶與一陽新
奉冊尊長樂均燴及衆臣不須雲物瑞和氣浹人神

和昭文相公上巳宴

一雨初消九陌塵素蘭修禊及芳辰思深始錫龍池
宴節正須一作知鳳曆新是歲始頒明元新紅琥
傳盃斂豔碧琉璃瑩水濟淪上林未放花齊發留待

鳴鞘出紫宸

三月赴宴口占

賜飲初逢禊節佳昆池新漲碧無涯九門寒食多遊
騎三月春陰正養花共喜流觴修故事自憐雙鬢惜
年華鳳城殘照歸鞍晚禁籞無風柳自斜

讀楊蟠章安詩一本有集

蘇梅久作黃泉客我亦今為白髮翁卧讀楊蟠一千
首乞渠秋月與春風

蘇主簿挽歌洵

布衣馳譽入京都丹旆俄驚一作反舊聞諸老誰能

先賈誼君王猶未識相如三年弟子行喪禮千兩鄉
人會葬車我獨一作我空齋掛塵榻遺編時閱子雲書

寄題沙溪寶錫碑本院

為愛江西物物佳作詩嘗向北人誇青林霜日換一作

染楓葉白水秋風吹稻花釀酒烹雞留醉客鳴機織

墨蹟作編 芴徧山家野僧獨得無生樂終日焚香坐結跏

宋司空一作元挽辭

文章天下無雙譽伯仲人間第一流出入兩朝推舊

德周旋三事著嘉謀從容進退身名泰寵錫哀一作

榮禮數優崇一作從來敦友愛九原相望接松楸

感事 治平丁未正月二十有六日

故園三徑久荒蕪賢路胡為此坐妨病骨瘦便花藥

暖嘉祐八年于闕所賦于闕所賦 蕪布柔切 使來朝貢思賜宰臣已下

不或煩心渴喜鳳團香老朝舊例而己在仁宗

朝作學士兼史館修撰皆以史院無因幸天章見

以備檢計遂命天章閣錄本付院仁來因幸天章見

一書史方錄國史余上言命賜上云上以學士校新

寫國史不易遂存此賜然賜不能號弓但灑孤臣

血憂國空餘兩鬢霜何日君恩憫衰朽許從初服返

耕桑 大行皇帝靈駕發引挽歌辭

享國年雖近斯民澤已深
儉勤成禹聖仁孝本虞心
方慶逢千載俄離道八音
天慈萬類外雲慘洛川尋
仗動千官衛神行萬象陰
孤臣恩未報清血但盈襟

其一

文景孜孜儉與恭慨然思就太平功
興隆學校皇家盛
放斥嬗嬗永巷空威懼一廿廿黠羞方問罪丹成仙
鼎忽遺弓霜清日薄簫茄咽萬國悲號慘澹中

其二

千齡應運叶天人四海方欣政日新
忽見九門陳羽衛猶疑五載欲時巡
胤稜月暗荆金鳳輦道霜清卧

石麟白首舊臣澹畫婁秋風淚灑屬車塵

其三

奉答子履學士見贈之作

誰言賴水似瀟湘一笑相逢樂未央
歲晚君尤耐霜雪興闌吾欲返耕桑
銅槽旋壓清樽美玉塵閑揮白日長
豫約詩一作書筒屢來往兩州雞犬接封疆

送道州張職方

桂籍青衫憶共遊憐君華髮始為州
身行南廡不到處山與北人相對愁
莫為高木輕遷俗當令遺老識賢侯
三年解組來憐日吾已先耕賴水頭

再至汝陰三絕

黃栗留鳴桑甚美然櫻桃熟來風涼未輸昔愧無遺
愛白首重來似故鄉

十載榮華會國寵一生憂慮損天真
人莫堪歸來晚新向君前乞得身

水味甘於大明井魚肥恰似新開湖
十四五年勞夢寐此時才得少踟躕

郡齋書事寄李履

使君居處似山中吏散焚香一室空
雨過紫苔惟鳥迹夜涼蒼檜起天風
白醪酒嫩迎秋熟紅棗林繁喜

歲豐寄語瀟洲未歸客醉翁今已作僊翁

答子履學士見寄

顏高相望樂未央吾州仍得治仙鄉
夢回枕上黃梁熟身在壺中白日長
每恨老年才已盡怕逢詩敵力難當
知君欲別西湖去我橋南菡萏香

寄棗人行書贈履學士

秋來紅棗壓枝繁唯向君家白玉盤
廿辛楚國赤萍實磊落韓嫣黃金丸
聊効詩人投木李敢期佳句報琅玕
嗟予义苦相如渴却憶冰梨慰齒寒

贈隱者

五岳嵩當天地中間君仍在最高峯山藏六月陰崖
雪潭養千年蛻骨龍物外自應多至樂人間何事忽
相逢飲罷飄然不辭決孤雲飛去杳無蹤

戲書示黎教授

古郡誰云亳陋邦我來仍值歲豐穰烏銜棗實園林
熟一作蜂採檜花村落香世治人方安壠畝興闡吾
欲反耕桑若無潁水肥魚蟹終老仙鄉作醉鄉

書懷一作思潁寄常處士

齒牙零落鬢毛疎潁水多年已結廬解組便為閑處
士新花莫笑病尚書青衫仕至千鍾祿白首歸乘一

鹿車况幸

作有西鄰隱君子輕蓑短蓑

輕蓑短蓑一作披笠伴春

潁河龍潭

碧潭風定影涵虛神物中藏岸不枯一夜四郊春雨
足却來閑卧養明珠

遊太清宮出城馬上口占

擁旆西城一據鞍耕夫初識勸農官鷄鳴日出林光
動野闕風搖麥浪寒漸暖綠楊纔弄色得晴丹杏不
勝繁牛羊雞犬田家樂終日思歸盍掛冠

太清宮燒香

清晨琳闕聳巒岷節齋坊暫整冠玉案拜時香裊
裊畫廊行處佩珊珊壇場夜雨蒼苔古樓殿春風碧
瓦寒我是蓬萊官學士朝真便合列仙官

謝提刑張郎中寄筇竹拄杖

玉光瑩潤錦爛斑霜雪經多節愈堅珍重故人相贈
意扶持衰病過殘年

七言二首答黎教授

撥甕浮醅新釀熟得霜寒菊始開齊養丹道士顏如
玉愛酒山翁醉似泥不惜藥從蜂採去尚餘香有蝶
來棲莫嫌學舍官閑冷猶得芳樽此共携

共坐欄邊日欲斜更將金藥泛流霞欲知却老無人處
藥百草枯時始見花

又寄許道人

綠髮方青一作青竹腫瘦骨輕飄然乘鶴去吹笙郡齋獨坐
風生竹疑是孫登長嘯聲

扶溝知縣周職方錄示白鶴宮蘇才翁子美
贈黃道士詩并感作三絕見索拙句輒爲四

韻奉酬

能棋好飲一道士醉墨狂吟二謫仙道士不聞乘白
鶴謫仙今已捨黃泉古來豪傑皆如此誰拂塵埃爲

惘然華髮郎官才調美更將新句續遺篇

曉發齊州道中二首後一首三言

東州幾日倦征軒千騎駉驪白草京鴈入寒雲驚曉

角雞鳴蒼蒼一作海谷朝暎國恩未報身先老客思無膠

一作歲已昏誰得平時為郡樂自憐消渴馬文園

歲晚勞征役一作晚歲三齋舊富閑人行桑下路日

一作海邊山軒一作非吾志風霜犯客顏惟應思穎

夢先過穆陵關

表海亭

望海亭亭古堞間獨憑危檻俯人寰苦寒冰合分一作

髀

雙流水在齊州中欲雪雲垂面山一作四

此亭高素見之題內已消嗟病骨凍醪猶可慰愁

顏頰山二頃春蕪沒安得柴車自駕還

歲晚書事

一麾新命古三齊白首滄洲願已違軒冕從來為外

物山川信美獨思歸長天極日無飛鳥積雪生光射

落暉臘候已窮春欲動勸耕猶得覽郊圻

謁廟馬上有感

旌旆曉悠悠行驚歲已過霜雲依日薄野水帶冰流

富庶齊三服山川禹九州卽憐思穎意無異旅人愁

述場看山

為愛南山紫翠峰，偶來仍值雪初融。
自嫌前引朱衣吏，不稱閑行白髮翁。
向老光陰雙轉轂，此身天地一飄蓬。
何時却報君恩了，去逐冥冥物外鴻。

殘臘

臘雪初銷一作七古臺桑外向日綠，
旗開山橫南陌。城中見春，
逐東風海上來。老去每驚新歲換，
病多能使壯心摧。自嗟空有東陽瘦，
覽物慙無八詠才。

歲暮書事

東州負海，况風物老依依。
歲熟鴟鵂鼓樂天，寒鴈過櫺

跨鞍驚骨數帶減腰圍，却羨常夫子終年獨掩扉。

聞沂州盧侍郎致仕有感

少年相與探花開，老病惟愁節物催。
蹉跎歸計荒三徑，牢落生涯泥一栢。
潁上先生招不起，沂州太守亦歸來。
白媿國恩終莫報，尚貪榮祿此徘徊。

春晴書事

莫笑青州太守頑，三齊人物舊安閑。
清明風日家家柳，高下樓臺處處山。
嘉客但當傾美酒，青春終不換顏顏。
惟慙未報君恩了，昨日盧公衣錦還。

遊石子澗富相公創亭

截薛高亭占澗隈偶携佳客共一作徘徊席間風起
聞天籟雨後山光入酒杯一作巖壑
斷崖春壑響花藏深崦過春開一作新雨
磨麴一作禽鳥莫驚顧太守不將車騎來

讀易

莫嫌白髮擁朱輪恩許東州養病臣飲酒橫琴銷永
日焚香讀易過殘春昔賢軒冕如遺屣世路風波偶
脫身寄語西家隱君子奈何名姓已驚人

水磨亭子

多病山齋狀鬱蒸經時久不到東城新荷出水雙飛

爲天不感陰百轉鶯裁酒未妨佳客醉憑高仍見老
農初文君日自林泉趣不用絲篁亂水聲

寄選相州祭歸堂一本此篇已下條酬

白首三朝杜稷臣壺漿夾道擁如雲金貂爭看真丞
相竹馬猶迎舊使君豈止軒裳誇故里已將鍾鼎勸
元勳不須燈簡樽前客好學平津自有文

書錦堂

昔憇甘棠長舊園重來城郭歎人非隨車仍是爲霖
雨被袞何如衣錦歸公前出白西樞以武康之節鎮相

觀魚軒

觀魚軒

當年下澤驅羸馬今見犀兵擁碧油他望愈隆心愈
靜每來臨水罷游條

柳鷗亭

險夷一節如金石勲德俱高映古今豈止忘機鷗鳥
信陶鈞萬物本無心

休逸臺

清談終日對清樽不似崇高富貴身已有山川資勝
賞更將風月醉嘉賓

青州書事

年豐千里無夜警一作一室焚清香青春固非

老苦事白日自為閑人長祿厚豈惟慙飽食俸餘仍

足一作買輕裝君思天地不違物歸去行歌賴水傍

留題南樓二絕

偷得青州一歲開四時一作終日面孱顏須知我是

愛山者魚一詩中不說山

醉翁到處不曾醒問向青州作麼生公退留賓誇酒

美睡餘歌枕看山橫

和王宣徽

一作答王宣徽見贈

相逢莫恡我慵然出處參差四紀間有道方今萬物
逐無能擬乞一身閑花前獨酌樽前月淮上扁舟枕

上山此樂想公應未暇且持金盞醉紅顏

答和呂侍讀

昔日題興愧屈賢今來還見擁朱轡笑談二紀思如
昨名望三朝老更尊野徑冷香黃菊秀平湖斜照白
鷗翻此中自有忘言趣病客猶堪奉一罇

奉答子履學士見寄之作

憶昨初為亳守行暫休車騎汝陰城喜君再共樽俎
樂憐我久懷丘壑情累牘已嘗陳素志新春應許遂
歸耕老年雖不堪東作猶得酣歌詠太平

謝景平挽詞

憶見奇童髧兩髦遠驚名譽衆推高東山子弟家風
在正漢文章筆力豪方看凌雲馳騾驥已嗟埋玉向
蓬蒿追思陽夏曾遊處撫事傷心涕滿袍

答資政邵諫議二首

豪橫當年氣吐虹蕭條晚節鬢如蓬欲知潁水新居
士即是徐山舊醉翁所樂藩籬遠尺一作鷄敢言寡

廓遂宜鴻期公歸輔巖廊上顧我無忘賦畝中

欲知歸計久遷延三十篇詩二十年愛寵不思身報
効乞骸惟冀上哀憐相如舊苦中宵渴陶令猶能一
醉眠材薄力殫難勉強豈同高士愛林泉

居士集卷第十四

熙寧五年秋七月男發等編定

紹熙二年三月郡人孫謙益校正

寄題沙溪寶積院寶積去沙溪十五里詩刻猶在
而諸本皆作寶錫今兩存之

永厚陵挽歌辭前有引狀朝佐放公家定本如謝
賜飛白詩引狀皆載別卷今編入外集第五卷此
不重出

知餘並同亭詩文高

潁州唱和

由今類

類一

類何為樂

一作還多

靈駕發引挽

歌辭

點光

一作

郡齋書事

以熟

一作秋色

書懷

一作春鋤

表海亭

亭真

一作高亭

居士集卷第十五

歐陽文忠公集十五

賦五首 雜文五首附

黃楊樹子賦 并序

夷陵山谷間多黃楊樹子江行過絕險處時時從舟
中望見之鬱鬱山際有可愛之色獨念此樹生窮僻
不見依君子封殖備愛賞而樵夫野老又一無不知
甚惜作小賦以歌之

若夫漢武之高叢生五柞景陽之井對植雙桐高秋
羽獵之騎半夜嚴粧之鍾鳳蓋朝拂銀牀暮空固已
葳蕤近日的皪一作灼灼含風婆娑萬戶之側生長深宮

之中豈知綠蘚青苔蒼崖翠壁枝葉鬱鬱以含霧露一作
根屈盤而帶石落落非松亭亭似栢上臨千仞之盤
薄下有驚湍之瀆激澗斷無路林高暝色偏依最險
之處獨立無人之跡江已一作轉而猶見峯漸回而
稍隔嗟乎日薄雲昏煙霏一作露滴負勁節以誰賞
抱孤心而誰識徒以竇穴風吹陰崖雪積弄山鳥之
朝啞襲驚猿之寂歷無遊女兮長攀有行人兮暫息
節既晚而愈茂歲已寒而不易乃知張騫一見須移
海上之根陸凱如逢堪寄隴頭之客

鳴蟬賦

并序

嘉祐元年夏大雨水奉詔以晴于醴泉宮聞鳴蟬有

感而賦云

肅祠庭以低事兮瞻玉宇之崢嶸收視聽以清慮兮

齋予心以薦誠因一作以靜而求一作動兮見乎萬

物之情於時朝雨驟止微風不興四無雲以青天雷

曳曳隱隱其餘轂乃席芳藹臨華軒古木數株空一作

荒庭草間爰有一物鳴于樹顛引清風以長嘯抱纖

柯而永歎嗚嗚非管冷冷若絃裂方號而復咽淒欲

斷而還連吐孤韻以難律含五音之自然吾不知其

何物其名曰蟬豈非因物造形能變化者邪出自糞

壤慕清虛者邪。凌風高飛，知所止者邪。嘉木茂樹，喜清陰者邪。呼吸風露，能尸解者邪。綽約雙鬢，修蟬娟者邪。其為殼也，不樂不衰，非宮非徵，胡然而鳴，亦胡然而止。吾嘗悲夫：萬物莫不好鳴，若乃四時代謝，百鳥嬰兮，一氣候至，百蟲驚兮。嬌兒姹女，語鸚鵡兮，鳴機絡緯，響蟋蟀兮。轉喉弄舌，誠可愛兮。引腹動股，豈勉彊而為之兮。至於汚池濁水，得雨而聒兮，飲泉食土，長良字夜而歌兮。彼蝦蟇固若有欲，而蚯蚓又何求兮。其餘大小萬狀，不可悉名，各有氣類，隨其物形。一有不知，自止有若，爭能忽時變，以物改，咸漠然而

無聲。嗚呼！達士所齊，萬物一類。人於其間，所以為貴。蓋已巧其語言，又能傳於文字，是以窮彼思慮，耗其血氣，或吟哦其窮愁，或發揚其志意，雖共盡於萬物，乃長鳴於百世。予亦安知其然哉！聊為樂以自喜。方將一作考得失，較同異。俄而陰雲復興，雷電俱擊，大雨既作，蟬殼遂息。賦一本賦後有跋云：子獨學書起作賦，草他兒一視而過。獨小子集守之不去此賦也因以予之

秋聲賦

歐陽子方一作無方字嘒蹟止夜讀書，聞有聲自西南來者，悚然而聽之，曰：異哉！初淅瀝以蕭颯，忽奔騰而

砵漚如波濤夜驚風雨驟驟一作風至其觸於一無物
也。縱鏗鏘金鐵皆鳴。又如赴敵之兵。銜枚疾走。不
聞號令。但聞人馬之行聲。墨蹟無余謂童子此何聲
也。汝出視之。童子曰。星月一作星皎潔。明河在天。四無
人聲。聲在樹間。余曰。噫。嘻。悲哉。一作此秋聲也胡為
而來哉。蓋夫秋之為狀也。其色慘淡。煙霏雲斂。其容
清明。天高日晶。其氣慄冽。砭人肌骨。其意蕭條。山川
寂寥。故其為聲也。淒淒切切。呼號憤發。豐草綠縟。而
爭茂。佳木葱蘢。而可悅。草拂之而色變。木遭之而葉
脫。其所以摧敗零落者。墨蹟無乃其一一無氣之餘

烈夫。秋刑官也。於時為陰。又兵象也。於行用金。是謂
天地之義氣。常以肅殺而為心。墨蹟無天之於物。春
生秋實。故其在樂也。商聲主西方之音。夷則為七月
之律。商傷也。物既離而悲傷。夷戮也。物過盛而當殺。
嗟乎。草木之一有無情。有時而一有飄零。人為動物。惟物
之靈。物作物之惟靈。百憂感其心。萬事勞其形。有動于
中。必搖其精。而况思其力之所不能。有一及憂其智之
所不能。行一有宜其溼然。丹者為稿木。黝一作黝然
黑者為星星。奈何以一無金石之質。而一有欲與草
木而爭榮。念誰為之哉。賊亦何恨乎。秋聲。童子莫對

垂頭而睡但聞四壁蟲聲唧唧如似一作助余之歎息

病暑賦 和劉原父作

吾將東走乎泰山兮履崔嵬之高峯
陰白雲之搖曳
五聽石溜之玲瓏松林一作竹仰不見白日陰壑慘慘
多悲風邈哉不可以坐致兮安得仙人之術解化如
飛蓬吾將西登乎崑崙兮出於九州之外覽星辰之
浮沒視日月之隱蔽披閭闔之清風飲黃流一作河作之
巨派羽翰不可以挿余之兩腋兮畏舉身而下墜既
欲泛乎南溟兮瘴毒流膏而鏤骨何異避喧之而一作
趨市兮又如惡影之就日又欲臨乎北荒兮飛雪層

冰之所聚鬼方窮髮

一作無人迹兮乃龍蛇之雜處

四方上下皆不得以

孫子顧此大熱吾不知夫所逃

萬物並生於天地豈

余身之獨遭任寒暑之自然兮

成歲功而不勞惟衰

病之不堪兮譬燎枯而灼隻矧

空廬之湫卑兮甚龜

蝸之跼縮飛蚊幸余之露坐兮

壁蝸俟余之入屋

作蝸蝨幸余之虛坐賴有客之

哀余兮贈端石與斲

竹得飽食以安與畫寢兮瑩枕

冰而簞玉知其無可

奈何而安之兮乃聖賢之高躅

惟冥心以息慮兮庶

可忘於煩酷

憎蒼蠅賦

蒼蠅蒼蠅吾嗟爾之為生既無蜂蠱之毒尾又無蚊
蠅之利觜幸不為人_之畏胡不為人之喜爾形至眇
爾欲易盈杯盃殘瀝_之砧几餘腥所希杪忽過則難勝
苦何和而不足乃終_日而營營逐氣尋香無處不到
頃刻而集誰相告_其在物也雖微其為害也至要
若乃華棟廣廈珍簾_下方林炎風之燠夏日之長神昏
氣感流汗成漿委四_支而莫舉眊兩目其茫洋惟高
枕之一覺真煩歎_一暫忘念於爾而何負乃於吾而
見殃尋頭撲面入袖_穿裳或集眉端或沁眼眶目欲
瞑而復警臂已痺_心猶攘於此之時孔子何由見周

公於髣髴莊生安_何與蝴蝶而飛拂徒使蒼頭_一警
巨扇揮颺咸頭垂_而腕脫每立寐而顛僵此其為言
者一也又如峻宇_古向堂嘉賓上客沽酒市脯鋪筵設
席聊娛一日之餘_則奈爾衆多之莫敵或集器皿或
屯几格或醉醇酎_因之沒溺或投熱羹遂喪其魄諒
雖死而不悔亦可_謂夫貪得尤忌赤頭號為景迹一
有露沃人皆不食_心何引類呼朋搖頭鼓翼聚散倏
忽往來絡繹方其_富主獻酬衣冠儼飾使吾揮手頓
足改容失色於此_之時王衍何暇於清談賈誼堪為
之大息此其為言_者二也又如醯醢之品醬醬之制

及時月而收藏謹
端而窺覲至於大哉
隙守者或時而假寐
莫不養息蕃滋淋漓
臧獲懷憂因之而得
餘悉難名嗚呼止棘
博物比興之為精宜
而可憎

瞿之固濟乃衆力以攻鑽極百
肥牲嘉肴美味蓋藏稍露於罅
纒稍怠於防嚴已輒遺其種類
敗壞使親朋卒至索爾以無歡
罪此其為害者三也是皆大者
之詩垂之六經於此見詩人之
乎以爾刺讒人之亂國誠可嫉

雜文五首

醉翁吟并序一作醉翁述

余作醉翁亭于滁州一作醉翁於滁大常博士沈遵
諸好奇之士也聞而一作常往遊焉愛其山水歸而以
琴寫之作醉翁吟三疊一作無去年秋一作無余奉使契丹沈
君子一作會余有於字一思冀之間夜闌酒半一無此
援琴而作之有其散而無其辭乃為之辭以贈一作
之其辭曰

始翁之來一作耕翁數見而深伏鳥見而高飛翁醉而
往兮醉而歸之朝醒暮醉兮無有四時鳥鳴樂其歌
出遊其蹊中嚶啁啾於翁前兮醉一作有不知有心不
能以無情兮有合必有離水滸滸兮翁忽去而不顧

山岑岑兮翁復來而幾時風嫋嫋兮山木落春年年
兮山草非嗟我無德於其人兮有情於山禽與野麋
賢子沈子兮能寫我心而慰彼相思

山中之樂

并序一本題下云二章送慧勤上

佛者慧勤餘杭人也少去父母長無妻子以衣食于
佛之徒往來京師二十餘年其人聰明材智嘗學問
于賢士大夫今其南歸遂將窮極吳越既聞江湖海
上之諸山以肆其所適予嘉其嘗有聞於吾人也於
其行也四字一本無為作山中之樂三章一本有以送極道
山林間事以動蕩其心意而卒反之於正其辭曰

江上山兮海上峯藹去日蒼兮香嶺叢霞飛霧散兮貌
乎青空天鏡鬼削兮壁立於鴻蒙崖懸磴絕兮險且
窮穿雲渡水兮一字無忽得路而不知其深之幾重中
有平田廣谷兮與世隔絕猶有太古之遺風泉甘土
肥兮鳥獸雖離其人塵鹿兮既壽而豐不知人間之
幾時兮但見草木華滋為春冬嗟世之人兮曷不歸
來乎山中山之樂不可見今子其往兮誰逢其丹
莖翠蔓兮巖壑玲瓏水聲聒聒兮花氣濛濛石巉巖
兮橫一作路風颯颯兮吹松雲冥冥兮雨霏霏白猿
夜嘯兮青楓朝日出兮林間澗谷紛以青紅千林

兮秋月百草香兮春風送世之人兮曷不歸來乎山
中山中之樂不可得今子其往兮誰從其梯崖藪險
兮佛廟仙宮耀空山兮鬱穹隆彼之人兮固一無字亦
目明而耳聰寵辱不干其慮兮一義不被其躬蔭長
一作松之蒨蔚兮藉纖草一平其苦其中以自足兮
忘其服胡而顛童自古一智有餘一傑之士兮固亦絕世
而逃蹤惜天材之甚良兮一而自棄於無庸嗟彼
之人兮胡為老乎山中一山中之樂不可久遲子之返
兮誰同三

雜說三首一有并序二字

夏六月暑雨既止歐陽子坐於樹間仰見天與月星
一作行度見星有殞者夜既久露未闕草間蚯蚓
之聲益急其感于耳目者有動乎其中一作雜說
蚓食土而飲泉其為生也簡而易足然仰其穴而鳴
若號若呼若嘯若歌一作若其亦有所求耶抑其求
易足而自鳴其樂邪一作抑其生之陋而自悲其不
幸邪將自喜其殼而鳴其類邪豈其時至氣作不自
知其所以然而不能自止者邪何其然而不止也
吾於是乎有感一本此
星殞于地腥穢頑醜化為惡石其昭然在上而萬物

仰之者精氣之聚爾及其斃也瓦礫之不若也人之
死骨肉臭腐螻蟻之食爾其貴乎萬物者亦精氣也
其精氣不奪于物則蘊而為思慮發而為事業著而
為文章昭乎百世之上而仰乎百世之下非如星之
精氣隨其斃而滅也可不貴哉而生也利欲以昏耗
之死也臭腐而棄之而不無惑者方曰足乎利慾所
一所字以厚吾身善於是乎有感
天西行日月五星皆東行日一歲而一周月疾於日
一一本无一月而一周天又疾於月一日而一周星有
三字逢有速有逆有順是四者各行而行如若不相為謀其

動而不勞運而不已自古以來未嘗一刻息也是何
為哉夫四者所以相須而成晝夜四時寒暑者也一
動而息則四時不得其平萬物不得其生蓋其所任
者重矣人之有君子也其任亦重矣萬世之所治萬
物之所種故曰自彊不息又曰死而後已者其知所
任矣然則君子之學也實可一日而息乎吾於是乎
有感一本此
一有

居士集卷第十五

熙寧五年秋七月男發等編定

紹熙二年三月郡人孫謙益校正

黃楊樹子賦多黃楊樹子
子無瀆激

寫蟬賦嶺嶠石本蝶作蟻

病暑賦又如一作空廬
一作室廬

憎蒼蠅賦作鬢

醉翁吟序作醉翁吟
一作為

雜說第三任矣
此下學也
此上一

居士集卷第十六

歐陽文忠公集十六

論三首或問一首附

正統論三首

序論

臣脩頓首死罪言伏見太宗皇帝時嘗命薛居正等

撰梁唐一作後唐晉漢周事為五代史凡一百五十篇又

命李昉等編次前世年號為一篇一作卷藏之秘府而

昉等以梁為偽梁為此一無偽則史不宜為帝紀一本

後唐之事當續劉珣唐史為一書或此而則一作亦無

二漢離為前後二十二字一前一作光曰五代者於理不安今又一作司天所用崇天曆承

後唐書天祐至十九年而盡黜梁所建號援之於古
惟張軌不用東晉太興而虛稱建興非可以為後世
法蓋後唐務惡梁甚黜而欲黜之歷家不識古義但
用有司之傳遂不復改至於昉等初非著書第採次
前世名號以備有司之求因舊之失不專是正乃與
史官戾不相合皆非是臣愚因以謂正統王者所以
一民而臨天下三代用正朔後世有建元之名然自
漢以來學者多言三代正朔一作改正朔之事而恠仲尼嘗
修尚書春秋與其學徒論述堯舜三代間事甚詳而
於正朔尤大事乃獨無明言頗疑三代無有其事及

於春秋得十月隕霜殺菽二月無冰推其時氣乃知
周以建子為正一月字則三代固嘗改正朔而仲尼白
行夏之時又知聖人雖不明道正朔之事其意蓋非
商周之為云其興也新民耳目不務純以德而更易
虛名至使四時與天不合不若夏時之正也及秦又
以十月為正漢始稍分後元中元至于建元遂名年
以為號由是而後用夏正其後不復改十五字
直以建元之號加於天下而已所以同萬國而一民
也而後世推次以為王者相繼之統若夫上不戾於
天下可加於人則名年建元便於三代之改歲然而

後世僭亂假竊者多則名號紛雜不知所從於是正
閏真偽之論作而是非多失其中焉然堯舜三代之
一天下也不待論說而明白秦昭襄訖周顯德千有
餘年治亂之迹不可不辨而前世論者靡有定說伏
惟大宋之興統一天下與堯舜三代無異臣故曰不
待論說而明謹採秦訖宋訖于顯德終始興廢之迹
作正統論臣愚不足以知願下學者考定其是非而
折中焉

正統論上

傳曰君子大居正又曰王者大一統正者所以正天

下之不正也統者所以合天下之不一也由不正與
不一然後正統之論作堯舜之相傳三代之相代或
以至公或以大義皆得天下之正合天下於一是以
君子不論也其帝王之理得而始終之分明故也及
後世之亂僭偽興而盜竊作由是有居其正而不能
合天下於一者周平王之有異陰是也有合天下於
一而不得居其正者前世謂秦為閏是也由是正統
之論興焉自漢而下至于西晉又推而下之為宋齊
梁陳自唐而上至於後魏又推而上之則為夷狄其
帝王之理外而始終之際不明由是學者疑焉而是

非又多不公自周之亡也于顯德實年有二百一十
六年之間或理或亂或取或傳或分或合其理不能
一槩大抵其可疑之際有三周秦之際也東晉後魏
之際也五代之際也秦親得周而一天下其迹無異
禹湯而論者雖之其可疑者一也以東晉承西晉則
無終以隋承後魏則無始其可疑者二也五代之所
以得國者雖異然同歸於賊亂也而前世議者獨以
梁為偽其可疑者三也夫論者何為疑者設也堯舜
三代之始終較然著乎萬世而不疑固不待論而明
也後世之有天下者帝王之理或舛而始終之際不

明則不可以不疑故曰由不正與不一然後正統之
論作也然而論者衆矣其是非予奪所持者各異使
後世莫知夫所從者何哉蓋於其一作莫於可疑之際又
挾自私之心而溺一作於非聖之學也自西晉之滅
而南為東晉宋齊梁陳北為後魏北齊後周隋私東
晉者曰隋得陳然後天下一則推其統曰晉宋齊梁
陳隋私後魏者曰統必有所受一作授則推其統曰
唐受之隋隋受之後周後周受之後魏至其甚相戾
也則為南史者詆北曰虜為北史者詆南曰夷此自
私之偏說也自古王者之興必有盛德以受天命或

其功澤被于坐民或累世積漸而成王業豈偏名於一德哉至於湯武之起所以抹弊拯民蓋有不得已者而曰五行之運有休主一以彼衰一以此勝此歷官術家之事而謂帝王之興必乘五運者繆妄之說也不知共出於何人蓋自孔子歿周益衰亂先王之道不明而人人異學肆其恠竒放蕩之說後之學者不能卓然奮力而誅絕之反從而附益其說以相結固故自秦推五勝以水德自名由漢以來有國者未始不由於此說此所謂溺於非聖之學也惟天下之至公大義可以祛人之疑而使人不得遂其私夫心

無所私疑得其決則是非之異論息而正統明所謂非聖人之說者可置而勿論也

正統論下

凡為正統之論者皆欲相承而不絕至其斷而不屬則假以假人而續之是以其論曲而不通也夫居天下之正合天下於一斯正統矣堯舜夏商周秦漢唐是也始雖不得其正卒能合天下於一夫一天下而居上則是天下之君矣斯謂之正統可矣晉隋是也天下大亂其上無君僭竊並興正統無屬當是之時

然而起並爭乎天下有功者疆有德者王威澤皆

彼于生民號令皆加乎當世幸而以大小并小以疆兼
弱遂今天下於一則大且疆者謂之正統猶有說焉
不幸而兩立不能相并兼一作兼考其迹則皆正較其義
則均焉則正統者將安予奪矣東晉後魏是也其或
終始不得其正又不能合天下於一則可謂之正統
乎魏及五代是也然則有不幸而丁其時則正統有
時而絕也故正統之序上自堯舜歷夏商周秦漢而
絕晉得之而又絕隋唐得之而又絕自堯舜以來三
絕而復續惟有絕而有續然後是非公予奪當而正
統明然諸儒之論至於秦及東晉後魏五代之際其

說多不同其惡秦而黜之以為閏者誰乎是漢人之
私論溺於非聖曲學之說者也其說有三不過曰滅
棄禮樂用法嚴苛與其興也不當五德之運而已五
德之說可置而勿論其二者特始皇帝之事爾然未
原秦之本末也昔者堯傳於舜舜傳於禹夏之衰也
湯代之王商之衰也周代之王周之衰也秦代之王
其興也或以德或以功大抵皆乘其弊而代之初夏
世衰而桀為昏暴湯救其亂而起稍治諸侯而誅之
其書曰湯征自葛是也其後平以攻桀而滅夏及商
世衰而紂為昏暴周之文武救其亂而起亦治諸侯

而誅之其詩所謂崇密是也其後卒攻紂而滅商推
秦之興其功德固有優劣而其迹豈有異乎秦之紀
曰其先大業出於顛頊之苗裔至孫伯翳佐禹治水
有功唐虞之間賜姓嬴氏及非子為周養馬有功秦
仲始為命大夫而襄公與立平王遂受岐豐之賜當
是之時周衰固已久矣亂始於穆王而繼以厲幽之
禍平王東遷遂同列國而齊晉大侯魯衛同姓擅相
攻伐共起而弱周非獨秦之暴也秦於是時既平犬
夷因取周所賜岐豐之地而繆公以來始東侵晉地
至于河盡滅諸戎拓國千里其後關東諸侯強僭者

日益多周之國地日益蹙至無復天子之制特其號
在爾秦昭襄王五十二年周之君臣稽首自歸於秦
至其後世遂滅諸侯而一天下此其本末之迹也其
德雖不足而其功力尚不優於魏晉乎始秦之興務
以力勝至於始皇遂悖棄先王之典禮又自推水德
蓋任法而少恩其制度文為一新云身皆非古而自
是此其所以見黜也夫始皇之不德不過如桀紂桀
紂不廢夏商之統則始皇未可廢秦也其私東晉之
論者曰周遷而東天下遂不能一然仲尼作春秋區
區於尊周而黜吳楚者豈非以其正統之所在乎晉

遷而東與周無異而今黜之何哉曰是有說焉較其德與迹而然耳周之始興其來也遠當其盛也規方天下為大小之國衆建諸侯以維王室定其名分使傳子孫而守之以為萬世之計及厲王之亂周室無君者十四年而天下諸侯不敢僥倖而窺周於此然後見周德之深而文武周公之作真聖人之業也况平王之遷國地雖蹙然周德之在人者未歇而法制之臨人者未移平王以子繼父自西而東不出王畿之內一本以非田之法計之通為千里則正統之在周也推其德與迹可以不疑夫晉之為晉與乎周

之為周也異矣其德法之維天下者非有萬世之計聖人之業也直以其受魏之禪而合天下於一推較其迹可以曰正而統耳自惠帝之亂一有晉政至于愍懷之間晉如綫爾惟嗣君繼世推其迹曰正焉可也建興之亡晉於是而絕矣夫周之東也以周而東晉之南也豈復以晉而南乎自愍帝死賊庭琅邪起江表位非嗣君正非繼世徒以晉之臣子有不忘晉之心發於忠義而功不就可為傷已若因而遂竊正統之號其可得乎春秋之說君弑而賊不討則以為無臣子也使晉之臣子遭乎聖人適當春秋之誅况

皆不以晉而
南江左山豈
易之國
此說未通

欲干天下之統哉。若乃國已滅矣，以宗室子自立於一方，卒不能復天下於一，則晉之琅邪與夫後漢之劉備、五代漢之劉崇，何異。備與崇未嘗為正統，則東晉可知焉耳。其私後魏之論者曰：魏之興也，其來甚遠，自昭成建國，改元承天，下哀弊，得奮其力，並爭乎中國。七世至于孝文，而去夷即華，易姓建都，遂定天下之亂，然後修禮樂，興制度，而文之考其漸積之基，其道德雖不及於三代，而其為功何異王者之興。今特以其不能并晉宋之一方，以小不備而黜其大功，不得承百王之統者，何哉？曰：質諸聖人而不疑也。今

